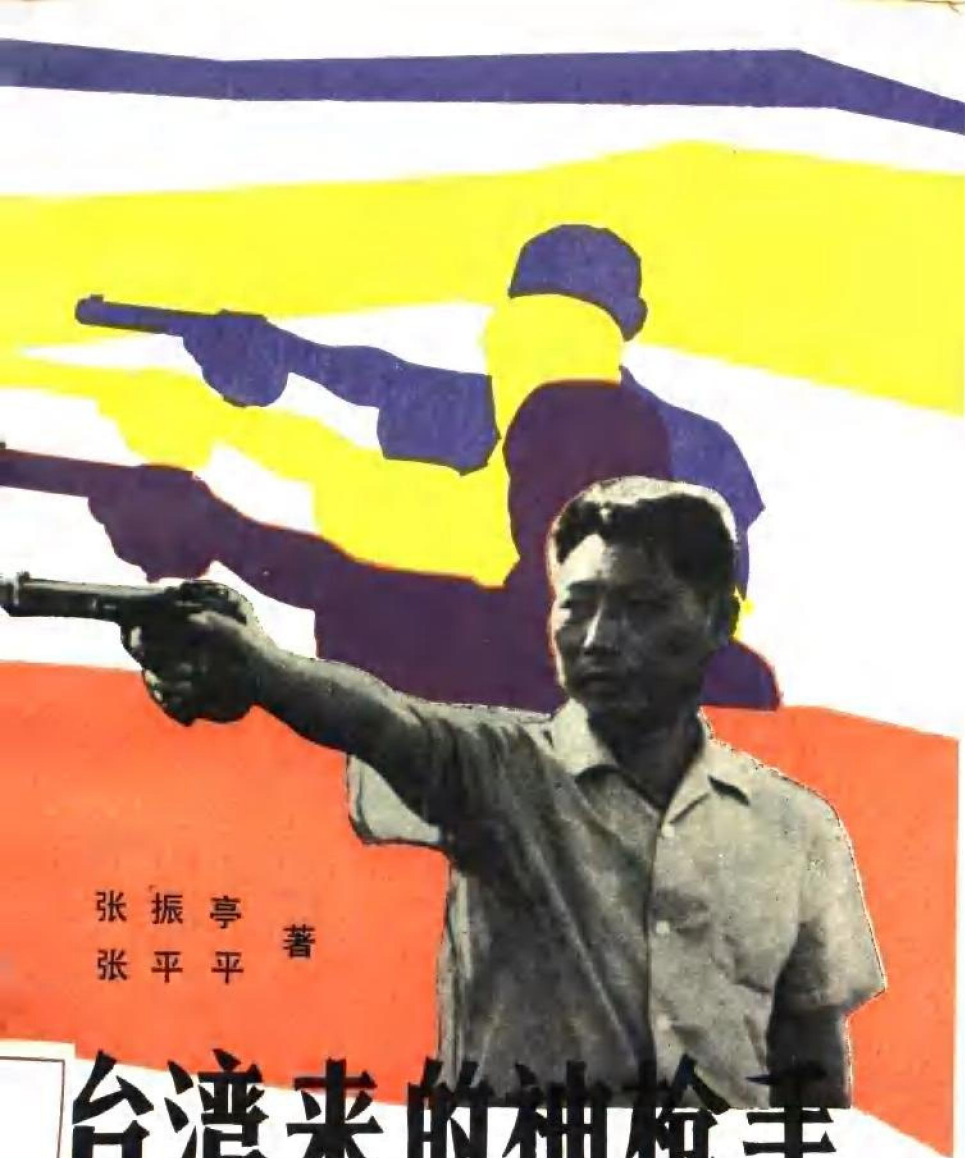




张 振 亭 著
张 平 平

台湾来的神枪手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1247.5
2816
3

台湾来的神枪手

张振亭 著
张平平



BK80/11



435221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台湾来的神枪手

张振亭 张平平 著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00000

印数：1——21000

ISBN 7—5404—0183—4/I·130

统一书号：10456·316 定价：2.15元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然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 目 录 ·

□	引子	1
A	茫茫苦海	6
B	林家父女的深情	19
C	蛇的故事等等	33
D	二小姐与八姨太	45
E	挣脱灾难的旋涡	60
F	血染街头	74
G	黑头鲨·夜游神	83
H	“极乐世界”的悲喜剧	108
I	奇妙的连环枪	121
J	命运	129
K	盛开的水仙花	138
L	爱，本应是甜蜜的	152
M	中秋月	165
N	山林深处	180
O	谋杀	189
P	英雄末路	206
Q	在“美龄号”起飞的时刻	225
R	东京，七天七夜的周旋	236
S	“神宝丸”上的不速之客	252

T	心灵的震颤	260
U	婚礼上的枪声	272
V	风雪盘锦	283
W	扶桑重游	304
X	魂兮，归来	319

□引 子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梅花形的吊灯，将明洁轻柔的光撒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撒在每个人欢快的面庞上。大幅壁毯上的万里长城，蜿蜒起伏于崇山峻岭之间，犹如腾飞的长龙；山上的红叶翠柏，仿佛在微风中摆动。宴会厅四周摆满了五彩鲜花，正在盛开的秋菊，散发出阵阵沁人的清香。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一天，为庆贺中国恢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席位，国家体委举行盛大的宴会。人们相互握手祝贺中国体育史揭开了壮丽的一页，欢笑声不绝于耳。

宴会厅突然安静了，人们都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地朝宴会厅的入口处张望。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同志、邓大姐，还有吕正操同志走进宴会厅，微笑着向人们招手致意。国家体委领导人把他们请到前排就坐。宴会厅静得只能听到服务员来回走动的声响，人人都感到了一种庄严、隆重的气氛。

活跃的荣高棠同志，把一位身体魁梧的中年人领到邓小平同志面前，介绍说：“这就是从台湾来的神枪手马青山。”

马青山穿着黑色的皮夹克，方脸盘，浓眉毛，一双深沉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尽管五十岁出头了，依然显得富有朝气。马青山的心突突突地跳个不停，和党的领袖、

世界著名的政治家见面，应该说些什么呢？他的脸涨得红红的，一向机敏的头脑似乎也痴呆了。

“噢，神枪手，早就听说你了！”小平同志紧紧握着马青山的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招呼着他，好象慈父看见了离家多年刚刚归来的儿女。

马青山的手颤动着，一股热流暖遍全身。他想说一句最能表达他激动感情的话，可什么都没说出来，甚至连说句“小平同志您好”也忘了。

小平同志让马青山坐到自己身边来，亲切地说：“看来你还挺年轻的嘛！当枪手，就要眼睛好，体力好，不然的话，枪也就‘神’不起来喽！”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马青山没想到这位当年在战场上指挥过千军万马，今天又在领导中国腾飞的伟大人物，竟象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在给你谈家常，说笑话，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气。他记得，以前在国民党军队里，一当谈起刘邓大军神话般的战斗故事，他就猜想邓小平是个时时绷着脸，瞪着眼，威严得吓人的将军，一个可怕的军事家。可眼前的邓小平同志是多么和蔼可亲呀！

马青山窘迫的心情缓解了，仔仔细细地看了看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虽然已七十六岁高龄，可头发还是黑黑的，脸上没有明显的皱纹，眼睛明亮而深邃，穿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胸挺得直直的，没有一丝龙钟之态。于是，他高兴地说：

“您身体这样好，全国人民都会高兴的。”

“怕是岁数大了，我倒想多工作些年，不知能否如愿。就说打枪吧，要是以后你眼花了，耳聋了，想打得神一些，不是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吗？”餐桌上又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小平同志的幽默是有名的。他的幽默是政治家的幽默。

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又问马青山：“家安在哪里？工作上、生活上有啥子困难？”

“谢谢您的关怀。我从台湾回来以后，受到党和政府多方面的关心和照顾，象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非常温暖，非常幸福。现在家在大连。我和妻子、孩子都感激党和政府。”马青山一口气说了很多。

“困难恐怕还会有的。”小平同志说。

“在文革当中，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困难，好在已经过去了。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那么多年，挨母亲一顿打也是应该的。”

说得大家都呵呵大笑起来，餐桌上气氛更加活跃了。

慈祥的邓大姐正静静地听着他们的交谈。大姐年事已高，头发花白，显得苍老了，漫长革命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在她身上打了深深的印迹。她看马青山面前的盘子空着，忙示意坐在旁边的吕正操同志为马青山夹菜。

吕正操同志会意，站起来，连夹了几样菜和两个春卷放到马青山的盘子里。马青山连忙表示感谢。他觉得眼前的邓大姐，多么象一位时时关怀着儿女冷暖饥饱的慈母。自己的母亲若还在人世，也应该是这个岁数了。

此时，小平同志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

浓烟在他额前回旋、飞升、消散。他的一只手贴胸搭在举着烟的胳膊上，宽宽的前额微皱，正在思考着。大家也都不说话。

梅花形的吊灯依然无声地抛撒着柔和明洁的光。菊花的清香似乎更为浓郁了。

马青山感到了一种庄严的气氛。

过了一会，小平同志说话了。他对马青山说：“祖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搞了半个多世纪了，国家还不算强大。大陆和台湾一旦消除了隔阂，同心协力建设国家，中华民族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言之灼灼，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超越党派之争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襟和气度。

马青山专心致志地聆听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生怕漏掉一句，联想到这么多年来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深感小平同志的话是肺腑之言。

高棠同志让他讲话。他激动得脸红红的，觉得有满腹衷肠要对祖国、对人民倾诉，有奔腾的激情要对同志们抒发。可话从哪里讲起呢？他有点犹豫了。

“说吧，说吧。”邓大姐鼓励他。

同志们也都对他投来期待的目光。

马青山走到麦克风前，朝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同志们，我曾在台湾呆了十多年，吃尽了离乡怀土之苦。刚才小平同志说，大陆和台湾一旦消除了手足隔离的状态，同心协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有更加光辉的未来。

十几年的痛苦经历，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愿在此表示，我要为祖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统一，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是祖国母亲的儿子，母亲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亮出了一颗热血沸腾的赤子之心……

宴会结束了，马青山随着人流走出人民大会堂。他依偎在巍然屹立的花岗岩石柱上，解开皮夹克的扣子，让一阵凉爽的风吹进怀来，松缓一下激扬亢奋的心情。

太阳正西沉。阳光照耀着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金碧辉煌的故宫。雄伟壮观的历史博物馆。五颜六色的风筝正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荡。

马青山从北向南看了一番，突然觉得这壮丽广阔而又清秀典雅的天安门广场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在民族走上昌盛，国家亟待统一的今天，一个经历了当年的战乱，饱尝过海峡两岸骨肉分离之苦的人，又怎能忘记那些令人悲伤和痛苦的岁月？……

A 茫茫苦海

——九四八年九月的一天。

濛濛细雨笼罩着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打着旋涡，一堆堆灰白色的泡沫夹带着垃圾顺流而下，几艘插着星条旗的军舰，怪叫着驶过，掀起排排浪涛，摇撼着江心几只残破的渔舟。

南江路码头上，正有一大群旅客，朝一艘破旧的客轮上拥。朽损的登船跳板，在一双双沾满污泥的脚板下呻吟。不时有人咕咕噜噜地咒骂这鬼天气，咒骂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海章号”正在把那些灰色的人流吸进自己腹中，准备起锚远航，开往福州。

忽然间，“叭！叭！叭！……”一阵可怕的枪声从江岸响起。

旅客大乱。几百名国民党士兵朝检票口冲来。十几个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狂呼乱叫，把住了登船的通道。

“立即停止检票，这船我们包了！”一个挂着上尉肩章，长着鹰钩鼻子的军官大声命令，活象一只凶狠的野鹰。

女检票员慌忙上前阻拦：“老总，这是民用客轮，恐怕不行……”

“他奶奶的，什么不行？非给你睡上一觉才行？”

那检票员还想争辩，被那军官“啪”地打了一个耳光，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好几步，倒在从后面拥上来的一个上士身上。

“马青山，给我看着这小娘儿们，别让她捣乱！”

这个叫马青山的上士脸色铁青，魁梧的身躯有些摇晃。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故意作对，他那直愣愣的眼睛翻都没翻一下，就蹒跚地被人流冲过了跳板。

此时船里船外乱成了一锅粥。没有上船的旅客哭喊着要上船，上了船的又被一批批轰下来。一件包裹从二层舱里抛了出来，只听一个女人在那里大喊：

“俺母女俩是到福州去的，为啥赶俺下船？”

“你这臭婊子，还在这里赖个屁，老子可没心思跟你嫖！”

“有本事跟解放军拚去，欺侮我们老百姓算什么能耐！”母女俩大哭起来。

马青山心如刀绞，充血的眼睛还是直愣愣的。他被这混乱的场面惊呆了，懵懵懂懂地进了船舱。

就在这时，从南京路上传来几声震耳的爆炸声。旅客中有人故意喊道：“解放军打进南京了，让解放军收拾这些王八蛋吧！”

“野鹰”闻听，如惊弓之鸟，大惊失色，慌忙命令开船，正在往船上爬的旅客，被枪托砸得一个个头破血流，被驱赶下船的旅客也无法下船了。

“海章号”苍凉地叫了几声，开动了。它载着数百名丧魂

落魄的国民党士兵，向茫茫大海驶去。

绵绵细雨变成了黄豆大的暴雨，狂风卷着雨水无情地抽打着“海章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江，哪是船，四周迷蒙蒙一片，只能听到一阵阵风与雨的呜咽。

马青山躺在床上，望着左右晃动的天花板，头晕目眩。几天来从东北跑到上海，疲于奔命，未能睡上一个好觉，吃上一顿安静饭，浑身象散了架似的疼痛。当兵半年来，过的是啥日子！

他想家。十九岁的马青山，老家在辽宁通化，半年前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叔叔是四乡有名的猎手，打枪百发百中，马青山从小爱枪，便入迷地跟叔叔学打枪。日本人在时，他学会了日语，有人叫他到外地去专学日文，他不肯，他想当一名叔叔那样的好猎手；国民党来了，老师见他聪明伶俐，要送他到大城市里深造，他不肯离开能够自由自在打猎的家乡。

有一天，叔叔和他一起追杀一只烈豹。它已经接连伤了两条人命。

他们隐藏在一个小土岗下。前面三十米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那就是豹子经常出没的地方。等了一个时辰，忽见草木晃动，叔叔凭草木的倒向断定，豹子来了。果然，豹子伸出头，窥视一下，又缩了回去。也许它嗅到了猎人的气息了。

叔叔劝他回去，再寻机会追捕。马青山不肯。

“叔叔等我一会儿，我去看看。”说着就向灌木丛急步奔

去。

离灌木丛只有十几米了。突然，随着一声震耳的呼啸，一只五尺多长的梅花豹蹿了起来，闪电般朝马青山猛扑。

马青山手疾眼快，就在豹子即将扑到他头上的瞬间，勾动了扳机，豹子应声倒地，额头上涌出一股鲜血，天灵盖碎了。

“好样的，比叔叔强！”叔叔伸出拇指夸奖他。

从此，方圆几十里，都知道马青山的枪法好。谁知，正因为他的枪法好，招来了十多年的灾难。

清明节那天，马青山外出打猎刚回到村头，三个国民党士兵从一棵大树背后闪出来，截住了他：“等候多时了，跟我们到县城走一趟吧！”为首的就是那个叫“野鹰”的军官。

“为啥无故抓人，我犯了什么法？”

“没犯什么法，就冲你枪法好来的。到国军里跟我好好干，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嫖嫩的。”

马青山这才明白，他们是抓兵的。他有胆识跟凶猛的豹子搏斗，但无计从三支枪口下逃脱。

到了县里，他看到，被抓来的一个连的新兵中，还有他的同窗好友、未婚妻李素萍的哥哥李森。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被押送到沈阳——国民党新一军的兵营里去了……

“海章号”驶出了长江口。雨更大了，还有耀眼的闪电，隆隆的雷声。似有女人悲凄的哭声从舱外传来，是在远处，还是在眼前？他仿佛看到了素萍的两只眼睛正在流泪，泪水一滴一滴都滴到了他的心里。

素萍，多么娴淑温柔的姑娘！苗条的身段，一条长长的发辫拖在身后，脸红扑扑的，甜甜的，好象一朵盛开的石榴花。明亮的眼睛里常常带着迷人的欢笑。她手巧，会绣花织布，穿她做的千层底布鞋可舒服了。她母亲死得早，靠父亲一人拉扯兄妹四人，多亏青山父母照料，才都长大成人。父亲作主，把素萍许给了马青山。其实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早就相亲相爱了。两人和父母商量好，打算在今年的中秋节完婚。他俩依偎在一起时，总要掐指算算，离洞房花烛夜还有多少时光。

他被抓到县里去的那天，可恶的“野鹰”竟然不准他回去看看素萍。他哀求说：“我想回家看看父母和没过门的媳妇。”

“嘻，嘻，真他妈没出息，刚离家就想女人！到了沈阳，想玩女人，多的是！”野鹰骂道。

“你算不算人！”马青山气得脸色铁青。

“扯鸡巴蛋！现在由不得你了。”

野鹰看看马青山冒火的眼睛和握紧的拳头，不禁有几分害怕，哼着小调走开了。

更令人恼怒的是在沈阳车站。新一军选出的四百名精壮士兵，准备从沈阳上车，由营口经海路，开往台湾，去营造所谓的反攻基地，实际上是去构筑国民党反动派滚出大陆后的巢穴。

他们就要进站了。

“青山哥！哥哥！”

“孩子!”

他回头一看，是爸爸和素萍赶来送行了。

素萍穿着一件红底蓝花的棉袄，头上包着块天蓝色的头巾。马青山记得这正是他们订婚那天她穿的衣服。几个月不见，素萍瘦多了，两只明亮的眼睛和圆鼓鼓的腮帮都塌了下去，脸色苍白苍白。她一边跑，一面从胳膊上取下一个印花的包袱，喊道：

“青山哥，这是我给你和哥哥做的褂子、鞋。你们开到哪儿去呀!”她被站岗的用枪挡住，急得哭了起来。

马青山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变成了这个样子，觉得一阵心疼，他回转身就朝素萍跑，“素萍，素萍!”他使劲地喊着，真想飞过去，把素萍紧紧抱住，亲亲她，为她擦去脸上的泪水，说说自己日夜思念她的心情。

可是，她跑了几步便被抓住了，几个士兵把他拖了回来。野鹰骂道：“这是军队开拔，不是谈鸡巴爱情的时候!”他们不准任何人接近这伙即将飘泊天涯的人们，以防走漏去台湾的风声。

马青山不听，拚命挣脱了士兵，又向素萍跑去。素萍向他伸出了胳膊，就要握住素萍的手了，不料，他又被跑上来的两个士兵抓住，把他死死地往后拽。有个当官的上来给了他一个耳光，命令他立即归队。

“素萍!”马青山伸着双臂喊着。

“青山哥!”素萍的喊声嘶哑了。

爸爸也不住地擦眼泪，叫道：“孩子，多保重啊!”